

通俗本

絞刑架上

捷克·伏契克作



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

通俗本

永祥印書館

世文1 · 36 K · P.108 定價 3500元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封面畫像：范一辛作

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

0001—5000

原著者：伏契克 編寫者：江山

發行者：永祥印書館
上海福州路380號 電話92213

印刷者：永祥印書館印刷廠
上海陝西南路238號 電話72798

經售處：聯營書店
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

目次

說在前面	一
作者夫人的話·蘇聯作家戴采夫的話·譯者劉遠逸同志的話·本書作者的開場白	
一 二十四小時	三
在路上·會見·被捕·拷問·我是不聰明的·妻·還沒有完結	
二 死	一五
哀悼的歌·「你住在哪兒」·審問·共產黨的勝利·五一節的前夜·五月一日	
三 二六七號牢房	三五
世界是不會再沉睡了·司機郭萊爾·「老爸爸」·我們歌唱着	
四 四〇〇號	三一
「電影院」·四〇〇號·米列克叛變了·對於四〇〇號的觀感	

五 死與死的搏鬥……………四〇

我的妻·我的遺囑·審理結束·最後的犧牲者

六 一九四二年的戒嚴……………四七

「戒嚴」·魏克多同志·屠殺·死屍愈堆愈高了·人——活著

七 歷史的一頁……………五五

最後的陳述·向我們開刀·重新組織起來·鞏固了組織·我們的報紙·死·終結

附 記……………江山 六五

說在前面

〔一〕 作者夫人的話

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我的丈夫伏契克，在柏林被納粹法庭判決死刑。

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，他在柏林被處死。

我從集中營裏出來，回到解放了的祖國，找到了龐克拉采監獄的看守人葛靈基，逐漸搜集到了伏契克的獄中日記。這些日記，是由葛靈基供給了紙和鉛筆，然後由他把這些寫滿字跡的紙張，祕密帶出去，藏在好些人的手裏的。

現在，我把它們整理好，並且介紹給讀者。

這是伏契克的最後的作品。

(二) 蘇聯作家戴采夫的話

這不僅是一本描寫豐功偉業的書，事實上，這本書的本身，就是豐功偉業。在那樣恐怖的地方，寫出這樣明顯的、有着堅強信念的、令人振奮的書，這件事的本身，就是偉大的功績。

共產黨員是反法西斯的最勇敢的戰士，是反抗的領導者和積極分子。我們不能不自豪：在這些可怕的年份裏，在西歐，甚至在全世界，表現得最英勇、最能博得人們敬重的，正是那些跟共產主義精神相近的人們；我們不能不自豪：共產黨員伏契克的著作，為捷克全國人民所家喻戶曉，而他本人，則被尊為捷克民族英雄。

伏契克這篇報告，是名符其實地在絞索套着脖子時候寫成的。最後的幾頁，是在臨刑前三個月寫成的。然而這卻是一本多麼樂觀的，而且（聽起來似

乎令人奇怪）歡樂的書啊！

他愛生活，愛人類，這幫助他不怕死。他看見遙遠的未來，勝利的必然；他是看得這樣清楚，甚至在絞刑架上的時候，他仍爲勝利而狂歡。

伏契克這部書，應當廣泛流傳。在這部書的每一行裏，顯示出熱情而無畏的共產主義者的形象，這種形象，將要作爲英勇和忠於信仰的榜樣。

我相信，青年人是一定會熱愛它的。

（三） 譯者劉遠逸同志的話

這不是一本平常的書，它是一部先進人類的偉大歷史文件。譯這樣的書，實在等於受一次結結實實的教育——共產主義的教育。凡是讀過這本書的人，也會有同樣的感覺。

這本書告訴了我們什麼？它告訴我們什麼是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高貴品

質。最主要的，伏契克這本不朽的作品，給讀者以力量——爲人類美好的和平生活而鬥爭的力量。

和平不能等待，而要爭取。伏契克就是爭取和平的偉大戰士。

〔四〕 本書作者的開場白

我在龐克拉采的特務監獄中，幾百次地思索，幾百次地看見了描寫自己的影片，看見了影片的幾千件的細節。我嘗試寫述它。如果劊子手在我寫完故事之前，拉緊了套在我脖子上的絞索，那麼，會有數百萬人們，留在世上，把那幸福的結局續完的。

一 二十四小時

在路上

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，晚上九點五十五分。

這是一個暖和的、春天的晚上。

我趕快地走，走向葉利克的家裏。我的「副官」米立克，正在那兒等着我。我知道，這一次他不會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告訴我，我也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告訴他。但是，如果我不去，那會引起他們驚慌的。我不願意讓他們失望。

會 見

等待我的人們，高興地請我喝一杯茶。

米立克早已來了，一起來的，還有傅里德夫婦。

「不應該這樣不慎重的：來了這麼多的人。」我說。「這樣做，你們自己會受到危險，並且會連累別人。懂嗎？」

「懂得。」

「好。米立克，怎麼樣？」

「要談的不多。沒有新消息。……」

「好的。五一節以後我們再見。我來通知。再見吧。」

「再來一杯茶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們人太多了。」

鈴響。

在這樣的夜裏，還有誰呢？

晚了！不能再逃了！

手拿手槍的特務，已經守住窗口。他們扭斷了大門的樞紐，闖進廚房，衝進房間。他們一共是九個人。

我站在門首的牆角裏，在他們的背後。我有手槍，我可以從這裏射擊他們。但是九枝手槍對準了赤手空拳的兩個女人和三個男人。要是我開槍，他們首先會被打死。要是我用手槍自殺，特務聽到槍聲，一定驚慌得開槍射擊，他們還是要做犧牲品。要是我不開槍，他們在監牢裏坐上半年載，到起義的時候，他們就會得到解放。只有米立克和我，沒有救星……但是從我口裏是得不到什麼的，從米立克的口裏呢？……這個曾經在西班牙戰鬥過，在法國的集中營裏磨練過兩年，從法國祕密逃到布拉格的人——這種人，我相信是不會出賣人的。

我思索了兩三秒鐘。

於是我決定了。

我從躲藏的地方走出來。

我被捕了。

拷問

用手槍對準我。推上了汽車。

彼得柴克宮。

把我帶上四樓。這裏是專管共產黨員的拷問室。

領導捕捉我的一個瘦長的特務向我審問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教員高拉克。」

「胡說！搜身！」

衣服從我身上剝下來。

「他有身份證明書！」搜身的特務說。

「用誰的名字？」

「教員高拉克的名字。」

「查問，查問！」

「我說呢，」我說。「當然是沒有登記的，是假證明書。」

「誰發給你的？」

「警察局。」

打一棍。兩棍。三棍。……

「姓名？回答！住址？回答！同誰有聯系？回答！祕密地點？回答！回

答！回答！回答！回答！我們要把你打得粉身碎骨！」

我忍受着重重的毒打！

我是不聰明的

半夜十二時。

那個瘦長的特務走進屋子裏來。

「一切都弄明白了。……閣下原來是個編輯？」

誰告訴他們的？葉利克？傅里德？——他們連我姓什麼也都不知道的啊！

「說吧。放聰明點吧。」

放聰明點的意思，就是叫我做一個叛徒。

然而我是不聰明的。

「把他綁起來！」

一點鐘。

「還有誰是中央委員？你們的電台在哪裏？回答！印刷所在哪裏？回答！」

不斷地抽打。

兩點鐘。

「回答！回答！」

我用舌頭舐舐牙肉，想數一數到底打掉了多少牙齒。可是數不好：到底是十五個呢，還是十七個。

何必去數呢。

妻

三點鐘。

特務們把我的妻子領來了。

「你認識他嗎？」

我舐着血，爲的不讓她看見。……但是我到處流着血，連手指頭上也流着

血。

「認識他嗎？」

「不，不認識。」

說着，她不流露半點恐懼。親愛的，嘴真硬，無論怎樣不肯承認我。

把她帶走了。

我用最快樂的目光，向她告別。

四點鐘。

我把一個特務打一下，摔倒在地上。人們就向我圍攻，一齊用腳踢。一個穿黑衣服的特務，把我的鬍子整把地拔掉，幸災樂禍地大笑，拿給大家看。

我連疼痛都沒有感覺了。

五點，六點，一直到正午。不斷地抽打，然後澆冷水，然後又抽打，又澆

冷水。